

我与吉林农村报的故事

我是在“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曹景常

生平接触的第一张报纸，是1978年的《红色社员报》。

那年我十岁，春天的风还带着料峭寒意，尽管国家尚未明确放开政策，但许多生产队已搞起副业。父亲作为村里出色的铁匠，成了生产队烘炉的掌钳师傅。那座小烘炉主要为国企加工零件，虽不喧嚣，却实打实增厚了集体家底——每个工分的分值从0.25元涨到1.25元，社员首次拿到分红，生产队还特意派采购员去长春买回一台九英寸电视机。这在十里八村，可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公社的新闻报道员将红星二队

靠烘炉致富的事写成稿件，竟真在《红色社员报》刊登了。因这消息与父亲掌钳的烘炉紧密相连，刚读小学二年级的我，就此遇见了生命中第一张报纸。

再相逢已是十一年后的1989年春。作为热爱文学的乡村中学生，我去新发路与斯大林大街交会处的《中学生博览》送稿，路过吉林日报社大楼时，被楼下阅报栏里的《红色社员报》吸引，副刊上满是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我突然想起挎包里装着的农村风情小诗，竟顾不上原定行程，径直走进报社大楼。门卫大爷指引我找到副刊部，一名中年编

辑老师耐心读了我的诗，既鼓励我的热情，也指出文字浅显直白的不足，还细致讲解了农村题材的写作要点，最后留下一首《希望之箭》说“试试能否编发”。

后来我和同学进城照相，特意绕到阅报栏前寻找自己的名字，却只收获失望。直到那年夏天，高考落榜的阴霾几乎将我吞噬时，我突然收到《红色社员报》的样报——我的诗发表了！不久后7元稿费寄来，这不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稿费似乎也微不足道，却是我首次在农民自己的报纸上发声，更是我青春暗淡时刻最暖的光。

从那以后，农活再忙也没磨灭我的文学梦。《红色社员报》后来相继更名为《吉林农民报》和《吉林农村报》，而我在它的“黑土地”副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散文、诗歌、剧本，有些还在文学评奖中获奖。每当创作遇挫想放弃时，总会想起父亲的烘炉、首篇发表的小诗，想起这份报纸给家乡和我的鼓舞——脚下有如此肥沃的文学“黑土地”，怎能停笔？如今回到村庄，听到新鲜故事，第一念头仍是“该给‘黑土地’副刊写篇稿子”。

这份坚持让我从乡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人民日报》《星星诗刊》等数百种报刊发表数百万字作

品，出版《乡村振兴到我家》《种梦手记》等十余部专著，成为省作协和中国作协会员，还走进鲁迅文学院进修，2023年还被吉林省作家协会文学院聘为签约作家。

我的笔名庄稼汉，2015年获全国首届农村题材微广播剧一等奖时，《长春日报》的访谈标题叫《庄稼汉的黑土地情怀》——这情怀里，既有对东北黑土地的眷恋，更有对《吉林农村报》“黑土地”副刊的感恩。

回望来路，是这片铺展在报纸上的“黑土地”，让乡村少年的文学梦生根发芽，最终照进了现实的天空。

岁月的田野里有一片“黑土地”

闫英学

岁月的田野里，有一片“黑土地”，那就是《吉林农村报》黑土地副刊。而我呢，就像是黑土地副刊里那株特别的“庄稼”，深深地扎根于此，在雨露的滋润下，枝繁叶茂、茁壮成长，这便是我与这片“黑土地”的不解之缘。

初识《吉林农村报》，还要追溯到三年前。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我去前郭县政府办事，由于平时就喜爱看书读报，在收发室翻看报纸时，偶然间看到了《吉林农村报》黑土地副刊，一种久违的对副刊的喜爱感和亲近感让我喜出望外。我当时就用手机把黑土地副刊照下来，回家仔细阅读琢磨。不久，第一篇散文《故乡的大岗子》便在黑土地副刊上发表。接到报纸后，我欣喜若狂，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几天几夜都处在兴奋之中。

《吉林农村报》的黑土地副刊，就像我儿时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有我远方的父老乡亲，有我父亲、母亲年轻时的身影，有我童年时期的伙伴，还有我曾经住过的老宅、菜园、大柳树、小河和鸡鸭鹅狗……

就这样，我怀着对故乡的无限

深情，把《吉林农村报》黑土地副刊当成倾注情感的“家园”，开启了坚持不懈创作乡土散文的全新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土地副刊把我一次次地与远方的故乡拉近了距离。我儿时在下乡的感受，对故乡的怀念，以及当下农村生活的所见所闻，都借助这块“黑土地”分享给更多的人。每一次看到副刊上有了自己的名字，我的心都像是被春风吹拂的湖面，泛起层层涟漪。

《吉林农村报》有了电子报之后，每个周五的晚上，我都要把手机放在枕头边，方便在午夜12时提前看到黑土地副刊的电子版。看到报纸上一次次出现自己的名字，那种激动、兴奋仍和三年前一样，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虽然住在城市里，但我的目光经常往田野里眺望，喜欢吃乡野菜，吃粗粮，更喜欢乡下的自然风光，有机会就去乡下转一转，寻找文学创作的灵感。去年刊登在黑土地副刊上的《乡下土道是故乡》，就是多次穿行农村乡道后创作出来的。

几年来，《吉林农村报》黑土地

副刊也见证了我文学创作的成长。从最初稚嫩的文字，到逐渐成熟的表达；对农村生活的肤浅认知，到深刻理解这片黑土地的风情与魅力。它一直陪伴着我，给予我支持和鼓励，让我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坚定地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三年多来，在编辑老师的辛勤帮助下，我在黑土地副刊上发表散文30多篇，其中有一半的文章被刊发在版面的头题，诸如《葫芦架下葫芦情》《故乡的毛葱》《马莲花开粽子香》等文章，均受到同行的认可和点赞。

现在，每当我翻开新的《吉林农村报》，那些熟悉的版面、亲切的文字，都像是老友的问候，让我备感温暖。这份报纸不仅是我了解农村生活的窗口，更是我与这片黑土地建立深厚情感的纽带。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吉林农村报》还会继续陪伴我，见证我创作更多关于黑土地的故事，而我，也会继续在这片黑土地上耕耘、收获。

《吉林农村报》黑土地副刊，是我的文学家园，是我永远值得信赖的朋友！

与《吉林农村报》结缘

于平

2024年6月的一天，我发现同事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报纸，顺手拿来翻阅，其中，一份版面灵秀精巧的《吉林农村报》吸引了我的目光。

《吉林农村报》原名《红色社员报》，在我读小学的时候经常在学校办公室、大队书记和不少社员家里见到它，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没有电视和手机，要想了解国家时事政治、农村发展变化只能靠报纸、广播等媒体，所以，《红色社员报》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我翻阅着报纸，突然，有一个版面吸引了我，由此，让我与《吉林农村报》结下了“情缘”。

报纸的“黑土地版”深深地吸引我，于是我记下网址、邮箱，去引燃自己寄予写作的激情和愿望。

从单位回来，也可能是热衷于写作，我结合所观、所思、所悟，写出散文《雨后荷塘》。

2024年8月27日，《吉林农村

报》刊发了我的作品《雨后荷塘》，看到自己的作品荣登省报，那一刻的心情别提有多兴奋了！从此，我就与《吉林农村报》结下文字情缘。

我的创作热情从此被激发出来，《深山空港》《秋之韵》《炽热乡情》《疆场奇兵》和诗歌《青春犹在》等相继发表。

一篇篇作品接连见报，让我与《吉林农村报》走得更亲更近。年末，为了拓宽自己的视野，了解多彩吉林，我订阅了两份《吉林农村报》。从此，《吉林农村报》走进我的家中，握在我的手中，它不仅充实了我的精神世界，从中阅读更多文学作品，也了解了农村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

《吉林农村报》成了我的朋友，每当邮递小哥把报纸递到我的手中，我都要坐在桌前把手里的报纸每个版面认真阅读一遍，报纸放在书柜上，闲暇时沏上茶，翻阅这份报

纸也是生活的一种惬意。

新年伊始，我依然笔耕不辍。2025年1月21日，我撰写的童年趣事《洋辣儿》又刊发在黑土地版，这是《吉林农村报》给予我最好的新年礼物，也为我拓宽了文学创作之路。

6月上旬的一天，天高云淡，风清气朗，心情特别舒爽。我与记者一同去李炉乡采访几名新农人，写出了《李炉乡的民宿为啥火》。这是一次经历、一次成长、一次锻炼，让我拥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经历和体验。

绿野田园呈美景，松辽大地万象新。《吉林农村报》广视角、多维度宣传吉林农村美丽蝶变，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堪称三农宣传主流媒体。作为一名通讯员，要勇担新使命，脚踏泥土，深入一线，用手中的笔触、镜头和话筒，描绘乡村建设新画卷，记录发展新气象，传播振兴好声音。

我与《吉林农村报》结缘已经有四十多个年头了。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给用旧报纸糊墙的五大伯帮忙打下手，不经意间在一张《红色社员报》上看到一篇关于我即将入学的怀德县凤响二中植树造林的报道。这篇百多字的新闻稿用漂亮的花边圈起，十分醒目。新闻稿的末尾括弧里署名杨俊峰（后来成为《公主岭报》的记者）。接着我把那摞报纸挨排浏览了一遍，竟然又发现几篇杨俊峰采写的关于凤响二中校园活动消息的稿件。我当时想，这个杨俊峰是记者吗？

新学年开始，我上了凤响二中，不曾想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就叫杨俊峰！当我得知那个在报纸上发表很多稿件的杨

于老师在信中大致说没有采用我所投稿件的原因是我老跟着别人后面写，不新鲜了。要想上稿，就要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他大概以为我是老师，便问了我的一些教学工作情况，并鼓励我多为报社投稿。我赶紧又写了一篇稿子，并附上一封回信。几天后，《吉林农村报》就刊发了我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保管员管报》。那一年，我十五岁。

后来不久，又接到于老师的来信，他在信中鼓励我多给报社写稿之后，委婉地劝说我作为学生，还是应该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可我当时写稿热情高涨，不能自拔，课余时间到处向大人打探各种新闻事件，然后写成稿件投出。功夫不负苦心人，我写的《中秋节慰问老干

涓滴细流汇成河

——我与《吉林农村报》的故事

徐连贵

俊峰就是眼前这个杨老师时，激动得简直无法形容。从此我爱上了写作文，也爱上了阅读《吉林农村报》。每次新报一到，我就迫不及待地从头版看到副刊，遇到喜欢的稿件和副刊，就央求管报的五大伯把这张报纸留给我。

读报时间长了，特别是看到杨俊峰老师经常发表稿件，我也偷偷模仿写稿，然后投往报社，结果投出的稿子却如石沉大海无消息。正当我有些灰心的时候，竟接到编辑于庆云的来信。当老师拿着报社来信问是不是寄给我的时候，这对于一个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是一件多么震撼的大事件。看着印有红色报社字样的牛皮纸信封和绿色报标的信笺，我激动得不行，把不到两页纸的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部》《汲清香结婚用步量》接连见报，更激发了写稿热情。同时，我开始写散文诗歌小说往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投，有一些竟然发表了。这些“豆腐块”，就像涓滴的溪流，悄无声息地汇聚着，滋养着我的写作梦。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的高考，120分的语文卷子，我竟得了108分！

在大学，我成了校报主编。大学毕业后，我被挑选到当时的满洲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局，现在的满洲里海关，成为一名威武的国门卫士。工作三十多年来，我始终没有放弃业余写作，曾先后发表弘扬边关人坚守奉献事迹的通讯报道数百篇，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艺作品百余篇。真可谓涓滴细流汇成河，无限情怀难尽说。

